

What's The Revolution?
1911, XinHai! XinHai! 张永久◎著

革命 到底是 干 吗

1911, 辛亥! 辛亥!

?

一条铁路葬送了清王朝·绅权与官权的大变脸
两个总督的一次密谈·晚清能臣周善培
大变脸的前夜·张之洞点火，盛宣怀添柴
从一笔历史陈账说起·铁路公司当了冤大头
天下未乱蜀先乱·不容杂质的革命
几位清廷官吏的结局

**革命到底是
干吗
1911,
辛亥!
辛亥!
?**

张永久◎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革命到底是干吗? 1911,辛亥! 辛亥! / 张永久
著.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80688-620-5

I. ①革… II. ①张… III. ①保路运动—研究
IV. ①K257.2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2439 号

选题策划: 符马活 冷 静

责任编辑: 徐 晶

封面设计:  WEB WWW.MASSARTBOX.COM

出版发行: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 版 人: 项 新

地 址: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 编: 300191

电 话: (022)23366354

传 真: (022)23075303

网 址: www.tssap.com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毫米 × 990 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190 千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第一章 新政与铁路公司 /001

两个总督的一次密谈	002
热衷于新政的四川人	004
晚清能臣周善培	006
川汉铁路公司挂牌	009
留日学生隔海推手	011
清末立宪时间表	014
海归青年政治家	016
绅权与官权	019

第二章 大变脸的前夜 /025

一个久远的故事	026
总督的烦恼	029
铁路公司首任总理	031
川汉铁路公司的领导们	034
悄然离川的总督	039
开对了药方抓错了药	042

张之洞点火,盛宣怀添柴	044
动荡的南方	049
从一笔历史陈账说起	053
维新党人乔树枬	056
“传胪公”履新继任	059
铁路公司当了冤大头	062
消息传到了宜昌府	067
心灰意冷的詹天佑	070

第三章 天下未乱蜀先乱 /075

保路风潮的势力分布	076
诏书传到了成都	081
保路暗潮已汹涌	085
王人文贬官始末	088
赵尔丰成都赴任	091
“消防队长”紧急出动	093
火山口上的李稷勋	095
函电纷驰争说李	099
呕心沥血的官员	102
“背叛者”	107
被煽动的血性	111
女子保路同志会	116
保路运动中的童子军	120
川汉铁路特别股东会	122
大火越烧越旺了	126

第四章 立宪派的彻底失败 /129

一份来历不明的传单	130
田小姐风波	134
总督府门前的血案	137
满江漂浮“水电报”	142
焦头烂额的赵尔丰	144
又来了一位“灭火队员”	148
一路向西的铁路大臣	154
川人代表进京	160
其他川人代表的遭遇和处境	163

第五章 会党与革命 /167

四川同盟会早期活动情况	168
保路运动的幕后操盘手	170
身份复杂的革命者	173
荣县易帜	179
孙泽沛的同志军	183
袍界三巨子	189
一个叛军首领	193
三个袍哥兄弟	197
从同志会到同志军	200

第六章 军政府的铁血时代 /207

走出象牙塔的革命者	208
-----------------	-----

新与旧的较量	210
不容杂质的革命	212
蜀军政府正副都督轶事	215
四川独立前后	218
12 天军政府	222
哥老会政府	226
几位清庭官吏的结局	229
幸免于难的成都旗兵	232
退隐秦淮的都督	235
辛亥年的最后一天	240

后记:历史中的那些小人物 /243

附录:主要参考书目 /247



第一章

新政与铁路公司

xinzheng yu tielu gongsi

谁也不会想到，两个晚清大臣的一次秘密会谈，竟是大清王朝读秒倒计时的开始。后人提及这段史实时，称张之洞既是清朝的功臣又是罪臣。说他是罪臣的重要理由，就是与锡良密谈确定修建川汉铁路，成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促使清朝政府垮台，而武昌城鸣枪起义的革命军，恰恰又是张之洞办南洋新军的武装基础。

两个总督的一次密谈

1903年初夏，时任热河都统的锡良接到朝廷一纸调令：新任命他为四川总督。此后电文频频发来，促其上任。

锡良（1853～1917），字清粥，蒙古镶蓝旗人，同治十三年进士，仕途从山西任知县开始，历任知州、按察使、布政使等职。1901年，锡良署理河南巡抚，兼管河工事务。在此期间，他大力整顿吏治，积极引进人才，大胆创办学堂和矿业公司，政绩显著，声誉鹊起。

朝廷后来拟调他任热河都统，豫人不让走，由法国主教安西满出面率众挽留，可是朝廷不给面子。安西满又发电报给两江总督端方、湖广总督张之洞，试图让这两位颇有新思想的大臣援手挽留，张、端二人无权处置，感到棘手，将电报转至军机处和外务部。锡良得知这一系列情况后，认为不妥，向朝廷上奏折，剖白心迹，并着重强调，如果任命朝廷官员受外国人左右，则是国之屈辱。光绪帝批复了锡良的奏折，赞叹此人是“难得的忠臣”。

——这份简单的履历表至少说明了两点事实：一是满清贵族锡良较为热心于办新政，二是锡良对清廷绝对忠诚。

接到四川总督的任命，锡良赴任途中，行至北京，拜会了身在军机中枢的湖广总督张之洞。

张之洞有副出了名的怪脾气，待人清高傲慢，骄蹇无礼，但是锡良此次来访，他却例外，敞开了大门迎客。种种迹象表明，京城的那次密谈，不仅是官员之间的礼节性拜访，而且另有极丰富的实际内容。

据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载：这之前两天，张之洞刚刚送走了盛宣怀，张、盛二人都是清末新政的热心推行者，尤其热衷于铁路。“公以一人智虑难周全，留之同议。不可。自至车站挽留，又不可。乃同车至丰台。”以张之洞的身份，这样再三挽留，直到同乘一辆火车远送，实为罕见。当时盛宣怀正在主持沪宁铁路向英商怡和银行借款事宜，张之洞与盛宣怀的这番交谈，其内容大致可以想见，与此后不久张与锡良的谈话，联系密切。

张之洞署理湖广总督后，先后建立了湖北枪炮厂、湖北铁路局、湖北纺织官局、大冶铁厂等，办教育，练新军，开埠通商口岸，派遣学生赴日、英、法、德等国留学，是晚清有口皆碑的洋务派代表人物。锡良与张之洞这次见面，商讨的话题主要是修建川汉铁路。三年后，张之洞在给光绪皇帝的一封奏折中透露了当时会谈的内容：“臣光绪二十九年都在都时，深知此事（指川汉铁路）情形日紧，四川总督锡良临行前，与之详切筹商，锡良深以为臣言为然，甫出都门，即将川汉铁路与臣商定之大旨奏明……”

锡良出了京城，春风一路马蹄疾。行至正定府，暮色中投宿时，老天忽降大雨。夜听雨声，想起与张之洞在京城里的那番谈话，又念及即将赴任的新职，不由得心潮澎湃。夜不能寐，连夜起草了一封奏折，奏请设立四川铁路公司。文中写道：“四川天府奥区，物产殷富。只以艰于转运，百货不能畅通。外人久已垂涎，群思揽办；中人亦多假名集股，而

暗勾外人；计取强求，百端纷扰。若不及早主张官设公司，招集华股，自保利权，迟之日久，势不容己……是川汉铁路关系川省犹小，关系全局实大。为今之计，非速筹自办不可。”

谁也不会想到，两个晚清大臣的一次秘密会谈，竟是大清王朝读秒倒计时的开始。后人提及这段史实时，称张之洞既是清朝的功臣又是罪臣。说他是罪臣的重要理由，就是与锡良密谈确定修建川汉铁路，成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促使清朝政府垮台，而武昌城鸣枪起义的革命军，恰恰又是张之洞办南洋新军的武装基础。

历史中常有一种奇怪的现象：自古以来给朝廷坏事的，并不坏在朝廷所疑所远的人，而是坏在朝廷所亲所信之人。这也应了一句老话：做得越多，错得越多。呜呼，悲哉，忠臣张之洞竟成清廷掘墓人，这是他没想到的，历史的奥妙，由此略见一斑。

热衷于新政的四川人

锡良出京城后马不停蹄，行至宜昌后，舍舟登陆，乘轿与步行结合，考察由鄂入川的必经之路“蜀道”——那是未来川汉铁路的路基。一路上亲眼目睹四川物产丰富而民生多艰，货物囤积在大盆地无法外运，沿途又有洋人、商绅、士子等各色人等来拜见，交谈中莫不言铁路当修，锡良听后沉默不语。三峡风光历来以秀美著称，新任川督无心观赏，这年九月他抵达成都，接过总督大印后，即着手筹划包括川汉铁路在内的四川新政。

清末四川新政涉及的内容五花八门，政治、经济、教育、军事、法律等，无所不包，那些热衷于变革的四川人，相互之间交错穿插，后来

都与川汉铁路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为理清其背景,不妨做一简略回顾——

设立近代学堂,是锡良督川改革的一大要政。他上任后,发文通知下辖各府,速办学堂,若有地方官办事漫不经意,予以撤职处分以示惩戒。在一系列措施的推动下,川省近代学堂发展迅速,1904年川省仅有学堂150余所,到锡良卸任时的1907年,已达7700余所,学生人数居全国之冠。

选派大量青年学生留学日本,是锡良任职期间的另一个举措。锡良上任的次年(1904),赴日留学生160余人,到1906年,则达到800余人。其中如蒲殿俊、胡峻、萧湘、张澜等,后来成为保路运动的首领人物。

编练新军和兵器制造,也是锡良变革的要务之一。中日甲午海战惨败,长期积弱的清廷有所警省,袁世凯演练北洋军,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样板。1904年,清廷决定在全国编练36镇新军,四川分派3镇。1905年,锡良设立新军督练处并亲任督办,为培养新军军官,将原设立的四川武备学堂翻修,改造校舍,扩大招生,另外还创办了官弁学堂、兵备研究所、军事讲习所等。这些军事学堂培养的一些优秀人才,有的成了大清王朝的掘墓人,在此后的三四十年间始终影响着四川省乃至全国局势。种下的是希望,收获的是毁灭,这恐怕也是锡良当初办新政时没有想到。

其他诸如成立劝工总局,开办各种工艺工场,设立巡警道,仿效国外维护治安等,都是开风气之先的举措,四川一时间万象更新,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其实在清末,地方督抚倡办新政,并不是四川独有的现象。晚清光绪年以降,皇权衰落,地方督抚实力膨胀,中央政府的权力较之从前大为削弱,清廷执掌财政的度支部对各省财政收支经常无法控制,表面

上通过清廷颁布的各种变革诏令，实际上来源于如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等各省督抚大臣。新政成为挽救大清王朝的救命稻草，受到了转型期知识分子官员的热烈追捧，在袁世凯任巡抚的山东，张之洞、刘坤一任总督的湖广以及江南等地，新政正蓬勃开展，如日中天。如果站在一个高点俯瞰，四川办新政，只不过是20世纪初中国大变局中走出的一枚棋子。

即便就四川而言，倡导办新政的官员也能列出一长串名单。在督抚一级的官员中，先后担任过四川军政最高长官的奎俊、岑春煊，在该省新政起步阶段功不可没；锡良督川时期，新政得以全面蓬勃发展；赵尔巽、赵尔丰督川时期，新政改革更加深入人心，多个领域向纵深开掘。

在四川新政这根无形的链条中，川汉铁路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它折射出各种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正是清末四川社会的缩影。可以这么说：当时四川省热衷于办新政中那些人，后来都不同程度地被卷入到保路运动的狂飙中，成为那幕波澜壮阔大戏的一个角色。尤为值得思考的是，他们原本满怀热忱投入新政，初衷是要拯救没落中的清政府，后来却一个个走向了预设角色的反面，拉起了敲响丧钟的那根绳子，使维系了近三百年的大清王朝顷刻间灰飞烟灭。

看起来是川汉铁路惹的祸，仔细一想，铁路也只是大戏中的场景道具。

晚清能臣周善培

成都青羊宫被称作“川西第一道观”。每年农历二月十五，老子诞辰纪念日，青羊宫都要举办“老君会”，当地人又叫“花会”，游人如织，

美女如云,千百年来始终是成都地区最隆重盛大的庙会节日。作家李劫人在《死水微澜》中曾描述过当时的民俗盛况——

这一天,青羊宫的香火很旺盛。从这一天开始,一直要闹到三月初十边上。四方的人,自然要不远百里而来,买他们要用的东西;城里的人更喜欢来,他们来此地的心情,只在蔑棚之下,吃茶喝酒,赏春游宴罢了。就是官宦人家、世家大族的太太、奶奶、小姐们,平日只许与家中男子见面的,在赶青羊官的时节,也可以露出脸来,不但允许陌生的男子追赶着看她们,而她们也会偷偷地下死脸来看男子们。

1906年青羊宫“老君会”,更是别开生面。据史料载:这一年,成都商业劝工会在“老君会”期间持续展览了一个多月。开幕时,四川总督锡良身着官服,亲临会场致训词云:“今日为成都第一次商业劝工会开会之日,即川省工商业发达之第一日也。”锡良还说,博览会在当时中国“南北各省皆未有之”,是开先河之举。事务所对参展商品进行了评比,由锡良在闭幕式上亲自为获奖者颁奖,一等奖三名,分别是成都技师余立堂发明的理化仪器,成都商号杨世兴制作的点翠挂屏,江津陈江卿织造的提花夏布。

为了吸引民众,商业劝工会上还展出了来自康定的豹、松潘的熊等19种珍稀动物。博览会分为4区:自会场入口至二仙庵山门为第一区,陈列花木类;自山门至庙内各处为第二区,陈列书画古玩类,有学务处陈列所和官报书局;二仙庵大殿至青羊宫山门为第三区,为四川省各县劝工局产品陈列和售货处,是会场的主体;青羊宫庙内为第四区,以竹篾农器为主。四区之外,还设有车马场、招待所、各学堂休息地

及警察巡查点。当年赴会陈列的有泸州、雅安、巴县等 21 个官局，参展商品包括天然、制作、教育、美术、农业、动物、植物、水族、机械、玩具品等 10 大类别，“聚中外货品，以资参考，而贸易之盛十倍于旧日花会”。规模和形式已远远超过了传统庙会。

1906 年“成都商业劝工会”如今已被载入史册。在此之后，1907 年天津商务总会主办了天津劝工展览会；1908 年上海总商会举办了上海南市劝业会；1909 年湖广总督陈夔龙在武汉倡办了劝业奖进会……

与 1906 年“成都商业劝工会”关系密切的有一个人，不能不提。

此人叫周善培，字孝怀，祖籍浙江诸暨，随父宦游来川，后定居。周早年与梁启超、刘光弟等维新人物有接触，曾奉命带 20 名学生赴日本留学，重点考察办新式学堂、警察制度等。清末光绪、宣统年间，海内知名之新政能臣有唐绍仪、伍廷芳、熊希龄、郑孝胥等，周善培亦位列其中之一。

锡良督川，得知此人办新政深孚众望，便向朝廷举荐，让周出任巡警道。周善培久有凌云志，又正当而立之年，血气方刚，很快成为锡良办新政中举足轻重的人物。经他之手创办的工商界企业不计其数，如慈善厂、劝业场、发电厂、自来水厂、乞丐工厂等。后来他的职位多次转换，1905 年出任四川劝业道，首倡建造成都第一个新式商场“劝业场”，并将劝工会改为劝业会，连续 6 年在青羊宫成功举办了博览会。时有《广益丛报》评论云：“果由此起点而始终不懈，安知年复一年，不更蒸蒸日上，行将由小至大以渐与欧美各国争胜乎？”

另外，周善培担任四川劝业道时，正值川汉铁路上马期间，铁路由劝业道主管，周也因此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官方角色，在后面的章节中，这个人还将反复出现。

川汉铁路公司挂牌

20 世纪初四川省所创办的新政中,以川汉铁路最为显著。然而正是这条铁路,不仅将四川人民拖入困境,也最终导致了大清王朝的垮台,正如张之洞曾经感叹过的:“铁路两条如剪子,铁路所到,即将其国剪破矣!”

中国早期的铁路史是一部屈辱史。1865 年,由英国商人杜兰德出资,沿北京护城河修了条 1 公里长的铁路,清廷视为“怪物”,担心会毁了大清王朝的龙脉,勒令将那玩具般的铁路拆除。1876 年,上海怡和洋行英国商人在未征得清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修筑了全长 15 公里的淞沪铁路,并运营了一年多时间,清政府花了 28 万两白银将其赎回,全部拆除。中国人自主修筑的第一条铁路是唐胥铁路,全长 11 公里,因担心惊动东陵的先王神灵,朝廷禁止使用机车,只能用骡马牵引,世人耻笑为“马车铁路”。

锡良并非不知道这些屈辱史,他倡议修川汉铁路是知耻后勇。

修铁路的提案呈送京城后,获得了朝野的一片喝彩。光绪皇帝亲自批文,同意四川自筹资金修铁路。商部颁行《重订铁路简明章程》,计 24 条,明确表示各省官商只要经过政府批准都可以修筑铁路,规定华商可以集资参股,凡符合章程者“地方官应一体保护,不得干预公司办事之权”。这是清廷少见的有着积极意义的一条政策,一时之间,办铁路成为一条基本国策。

由当初的拒绝排斥,到后来的鼓励兴办,并同意让地方筹资自办铁路公司,清廷对修铁路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这显示了中国决策层对于发展铁路事业在观念和方法上的演变和进步。对于士绅阶层来说,他们也开始重新思考建设铁路的可行性,审视铁路建设

对于地方经济利益等各方面的影响，由原来的反感转为理解和支持，观念上的改变，同样显示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觉醒。在修铁路这一点上，政府与士绅，官与民，在历史的某个坐标点上不期而遇，他们的共同话题和兴奋点都是“铁路”。

1904年1月，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岳府街挂牌成立。

这里原是雍正、乾隆年间四川提督岳钟琪的私邸，早已荒芜，昔日王孙奢侈豪华的底色褪去了，几只燕子喃喃絮语，似在诉说着人世间的沧桑变迁。

第一任公司督办是四川藩司冯煦。此人字梦华，江苏金坛人，虽说富有才华，却已年老。这年他年满60岁，正值仕途思退，没时间也没心情打理铁路公司的杂务。随后继任的督办沈秉堃、许涵度，情况也与冯煦类似，常常以政务缠身予以推诿，很少到岳府街来履行公干。理应是现代企业的川汉铁路公司，从成立之初即点缀了浓烈的官办色彩，制度章程久久不能制定，公司形同一个空架子，锁闭在红门深宅里，庭前门可罗雀，好奇的路人打从门前经过，每每探头向里面张望，只有稀疏几个职员，悠闲地坐在院子里喝茶聊天。

锡良夹袋里还有个能员叫赵尔丰，是他在山西任巡抚时发现的人才。此公精明干练，勇于任事，深受锡良器重，随任于河南、热河，在官场上一路擢升，锡良出任四川总督时赵尔丰也跟随入川，升至永宁道道台。办铁路是个新事物，锡良想让作风泼辣的赵尔丰去冲一冲，打开局面，任命赵尔丰为铁路督办，也体现出他的决心。

然而，委任状发出的第二天，川康边地出了乱子，在一个叫巴塘的地方，大清国驻藏帮办大臣凤全等一千朝廷大臣遭遇埋伏，50余名官员无一生还，消息传来，朝野震动。皇帝发下圣旨，点名指派赵尔丰出任川滇边务大臣，带兵前往边地打仗。送行那天，旌旗猎猎，号角震天，